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五十七回 遭家難椿萱歸樂土 感名利夫婿戀紅塵

卻說胡氏姊弟正在秘密籌議如何收拾采和夫妻的計策。可巧那年夏天厲疫盛行。夫人首先染著，不到半年，就一命歸陰，再不能照護他那一對寶貝心肝的兒媳了。此時藍文已將望六之年。他是一位忠厚長者，自然不願續弦收妻，枉誤人家女孩子的幸福。而內外家政，又不能沒有一個內助。於是家大權，就於無形中轉入胡氏之手。胡氏做夢也想不到有這麼一重後福。正在欣欣得意的當兒，那位新任的舅太爺胡千，又想出好主意來了。他說：「姊姊，如今雖然得了一些權柄，但這是一時之事。況且不是正經的職權，不過似人家店舖中的一個老伙計。經理出了缺兒，沒人代他辦事，暫時把這位熟悉情形的老伙計來擺個架兒。擺得好時，還沒什麼人說話。萬一出個小小的岔兒，你想吧，外面的批評，還能聽得一句兩句麼？批評一壞，做東家的，隨時可以把你這代理的權柄撤銷，馬上另聘一位經理進來。那時間，這位伙計還有面目在店中辦事麼？就是自己貪戀祿位，那批同事的伴侶們，一則懷忌他代理時候的權威；二則笑他的風光不久，仍舊跌下來，和他們一樣。這等日子，還能過得下去麼？說句老實話，姊姊，你這當人家小夫人的，按到地位，原比人家男女僕人高得有限。如今站在櫃子上，哪一個不怕你？不懼你？都格外地敬你三分，討你的歡喜。萬一做差了什麼事情，給老爺看出不對路子，說上一句做小的人，到底只配作小，上不得台盤的。同時或有親戚朋友中隨便勸他幾句，甚或鬼討好兒，替他作個媒人。那其間，哼哼，姊姊啊，你也得自己想想，可有方法阻止他不再續娶麼？既不能阻他續弦，試問姊姊，你這個曾任代理夫人的人，可還有什麼面孔，去對付這班親友，尤其是那班下人。這還罷了，還有你那一對小冤家兒，現在屈居你的手下，已是萬分不甘心的了。只恨自己沒本事，把死鬼老娘拉回陽間來。一旦有了繼任的母親，他們一則要討後母的喜歡，二則要泄他們多時的不平之氣，少不得都要想盡方法，來對付你這失勢無助的小夫人。姊姊啊，我替你想來，真比做小夫人時，更來得可危可怕啊！」

胡氏原是一個野心勃勃的女人，聽了這些危詞兒，益覺慄慄自危。不覺奮然道：「是了，我明白了。我一定要弄得老頭子發個狠兒，定個主見，趕緊把我扶正起來。那時有權有勢，名正言順，別說外人不敢放屁，就是家中的一對小畜生，還敢不聽我的指揮調度麼？」

胡千笑道：「好個慈善為懷的好人兒，光做了一個大夫人，得有指揮調度一對小東西的權勢，你就心滿意足了麼？再不想想，這兩個孩子，是何等的乖巧，何等的聰明？又深得老頭子的歡心。平時，你強煞都是他們手下的一個奴才，如今一下子要做起他們的後母來，人家可就甘甘心心地聽你指揮，受你的調度了麼？既不甘心，而你又決不肯放棄你這後母的權威，從此母子失歡，永無和好之日。老頭子對於他們，究竟又比你親些。你再從這個地方想進去，可就知道光做一個後母，仍是不能平安無事的。非要……」

說到這個要字，忽然向四下張了一眼，見沒有外人，方才輕輕咬著嘴唇兒，一笑說道：「我不說了。這等罪罪過過的事情，我是不來勸你幹的。橫豎你也是明白人，吃飽了飯，沒事做的時候，閉上兩隻眼睛，自己靜靜地想一下，看可有永做家主，絕無後患，又可使得一對小傢伙，在未能成立之前，憑你如何如何，怎樣怎樣，一點不敢反抗；就是要反抗，也無從訴苦。須要做到如此地步，這份大大的家私，才算得真正歸你的了。要說這等法子，講破不值一錢。好在你也知道我們這地方有句古話，叫作『無毒不丈夫，恨小非君子。』你的前途禍福，在此一舉，真是第一利害關頭。當然你也是能夠想得到的，倒用不著我來饒舌了。」

胡氏聽了這話，先自著實躊躇，卻盡把胡千所說的兩句古話，顛來倒去的，念有□七八遍。忽然雙足一頓，牙關一緊，指著他自己的一對子女，發狠地說道：「我省得了。我也知道不用這最凶的一著，是無論如何弄不過兩個小畜生的。好在我也為的是他們藍氏的子孫，便做得狠些，也對得住藍家的祖宗。本來，誰叫他們生下這等糊塗偏愛、不公不平的子孫來呢？」

胡千笑道：「你明白了，這就好了。老頭子近來多病，天天吃藥。這便是你的一個好機會兒。你得陪些小心，趕緊求他扶你為正，先把名份定下。老而實之，須要對著親友面上，高坐堂皇的，受那一對小東西拜叩的大禮。你別輕視這些俗禮，這當中有些考究。只要叩過這幾個頭，他們的心坎兒裡，一輩子見了你就懼三分，那是很有道理的。等得扶正之後，就用不著……」

說到這句，又把下半句縮在口中，微微地笑了笑，說：「這後半出好戲，恁你自己去演。正是你才說的，為了藍氏子孫，不得不下一個狠心。要不如此，你便得了個賢婦的名聲，對於祖宗面上，仍然不能不做一個貽害兒女的罪名兒。功罪好歹，究竟還是抵不過咧。」胡氏聽了，恍如發熱的人服下一劑清涼散，頓時心花怒開，連稱妙計。姊弟倆重又關起房門，悄悄地議了許多辦法。胡千便匆匆地去了。去不多時，又回來，從袖中取出一包什麼東西，悄悄地交與胡氏。胡氏也慌慌忙忙地，接過來藏在衣櫃子裡。

從這天為始，胡氏對於采和夫妻，格外待得客氣。對於患病的藍文，格外伺候得週到，也不曉他用的什麼言語，不上三天，就見藍文扶病出堂，命人邀到許多親族世好，竟自宣佈，扶立胡氏為後妻，當堂命一班兒女並月英等，向他叩頭行禮。

胡氏胸有成竹，立刻擺第起正室的架子，端端正正地坐在上面，受了他們的大禮，方才再來敷衍一班親友人等。這一來，親友中有明白的，很覺這事來得太奇，也太突兀，深為采和夫妻發愁。采和、月英卻始終是一片天真，從前對於胡氏，既無絲毫輕慢之心，此時既然做了他們正式的正室，自更誠心誠意的盡他們自己的孝道。這都不在話下。

誰知他倆的災星正盛。月英家中，忽然被仇人放了一把野火，一夜工夫，燒得乾乾淨淨，月英的母親竟葬身火窟。父親王光，見家破人亡，也吐血而死。夫婦倆同日歸陰，相隔只有幾個時辰。月英是早上得知信息的，午刻趕回家中，剛好送他父親的終。王光臨死時，吩咐他道：「我一生為善，不曉得如此慘報。然人生百年，終歸一死。好在我又沒有兒子，只生你一個女孩兒，已經有了夫家。現下婆婆雖死，公公還健在。你丈夫又是青年可選之才，聽說待你極好，我也可以放心歸西，沒什麼繫戀的了。至於我的家況，雖甚貧困，只要喪禮簡略一些，大概所費也不甚大。只有一句話通知你，你公公新把小夫人扶正，這人是一個……」

說到這裡，竟來不及再把下半句說出，就帶了這半句話，到冥司去了。月英這時的悲痛、苦惱，不言可喻。一個女孩子家，初經大故，自己對於這些禮節，都不曾有過經驗。只得派人到夫家，請丈夫過來幫忙。他本人就哭得和癡人一般，一點兒辦法也沒有。

幸得采和深知月英對於這些上頭，是完全不懂的。除了請命父親，帶了一些銀錢，前來買辦衣棺之外，更請了數位族中年長的叔伯們，回來照料一切。這采和既要替王家辦喪，又要苦勸月英節哀，倒也弄得個手足無措，可算是有生以來未有的奇苦極忙。好不容易把喪事辦了，此時自不用說，月英更只有跟了采和一同回去，此外哪有別法。這事在月英，倒反看得不甚重要，因為素來篤信大道，今一旦猝經此變，連遭大故，覺得人世的光陰，越發毫無留戀的價值。本來灰心世故的，至此愈加把世情看得如死灰一般，真沒有一絲一毫留戀的可能。獨怪采和與本人一樣的來歷，一般的聰明，何以至今還迷惘不悟，未見入道之機呢？當他回到藍家之日，藍文的病況本來已有起色，將他喊進房去，問了他父母去世的情形，並再三慰藉他。月英謝過了他，方去叩見胡氏。

胡氏這日待他忽然非常的親熱起來。趕著叫心肝，喊肉兒，摸著他身上瘦減的腰肢，發出許多惋惜的好話。月英雖然天真，但因初承恩寵，免不得有些受寵若驚的光景，反弄得手足無所措，索性連坐也坐不住了，談了幾句，慌忙辭了出來。

湊巧采和因恐月英傷心，正在到處找他，約他去花園中釣魚散悶。月英本來沒心情遊玩，又卻不得他一番美意，於是答應了他，一同步行，到了後面大花園內。那園大可二□餘畝，有假山，有池水。水中又養著許多游魚。采和等月英進了花園，才笑對他說：「妹妹今天見了繼母，可聽他說什麼話沒有？」月英搖頭道：「倒不聽得什麼。只覺繼母待我比平日更好，或許是他看到我是無父母無家室的可憐人了，因此格外疼我一些。」

采和沉吟道：「妹妹，你我都是實心人，怎曉得人心的變詐。繼母現在是尊長，我們為兒媳的，安能疑心他有甚歹意？但有一

人，最使我見而心寒的，就是那位舅太爺。那天，我親自聽他對繼母說，若要永除後患，除非下一番毒心辣手。第一個，老頭子，就不能讓他怎樣怎樣。此下的話，我卻聽不大清楚，也不敢瞎猜亂講。大概沒什麼好事吧。妹妹你想，他們如果存此心腸，你我兩個小孩子家，有甚法子和他們對抗。況且父親現在正受繼母的迷惑，一條老性命，正在人家掌握之中。我們怎能坐視他老人家，處在這等危險之中，不思事先預防的辦法呢？若把這話先對老人家說明，那是一定不能取信的。倘被繼母等知道了，危險就立刻累到我你身上，一點沒有避免之法。妹妹，你倒想想，該怎麼辦才好。」

月英正因父親說半句就歸天了，那含住的下半句是什麼話，也似采和所聞的話一樣的意思。雖說沒有說完，還有個想不出來的麼？這等話，月英卻從來沒曾聽他父親說過。忽然在臨終之時，有這樣鄭重的囑咐，可見此事的關係，必非小可。他那心中，正因這事委決不下，又不能向藍文父子約略打聽，直把他悶得要命。幸他對於世情完全看透，想過幾天，也就暫時丟下。此時忽聽藍采和如此一提，突然又把一腔心事，直透心頭，忙說：「哥哥，這也不是可以亂說的。舅太爺縱有此話，繼母是否依他辦理，也未可知。就算他們都有此心，也只能隨時隨地格外當心一些，萬不能先把他們的秘密弄穿。那時於事無益，越發促使他們急急下手。這是斷斷使不得的。」

采和聽了，也以為然。於是又把胡千勾串繼母種種可疑之點，對月英說將出來。又說：「我們當母親在日，真是天天過的快活日子，一點沒有防人之心。人家也不敢欺侮我們。不料母親一死，就弄出許多事情來了。照這情形，將來你我的日子，真是難過得很咧！」

月英見說，心中忽又轉出一個念頭，因問：「哥哥，如今還想做官不想了？」采和詫異道：「一個人哪能沒有上進之心？我們讀聖賢書，為的什麼？不是想立身朝廷之上，替皇家做些事情麼？為甚麼不想做官呢？」

月英聽了，慘然不樂道：「哥哥，真可謂貪一時之小利，棄萬年的大福呀！妹子自經家難，此心更似枯木死灰。不但世上榮華打不動妹子的心事，就是方才所說繼母如何不愛我們，舅太爺如何作祟，也總不在我的心上，橫豎大家都是要散的，還顧什麼小小的得失利害之事。再說得簡捷些，妹子對此凡塵，本來早圖擺脫。從前呢，還有幾方面的困難。一則是關於倫常天性的問題，是父母單生妹子一人。他們既與妹子相依為命，妹子實在也忍心不下，丟了他們，走我自己的路；二則從感情歷史上想，還有哥哥一人，三生有約，關係極深，理當同患共難，不能獨奔前程。所以一再因循，未敢輕於出家。如今父母既故，妹子痛心之餘，愈覺出世宜早，修持宜速。設再遷延，致恐時不我與。此番原可不必再來府中，所以不能不來者，皆因今後的問題，只是哥哥一身。哥哥雖在迷途之中，妹子料定終有感悟哥哥早出苦海之日。今兒承召來此，妹子雖愛遊山玩水，但在大故之中，卻也無心於此。但欲借此清幽之地，和哥哥再作一度的深談，深望哥哥鑒我愚衷。回念曩事，莫被仙師冥君笑你太無定識，忒易迷戀。即哥哥本人，也不致再墮苦海，重歷浩劫。望哥哥再仔細想一想。」

采和聽他說得如此堅定，如此懇摯，不覺灑下幾點淚水，淒然說道：「妹妹，照你這般說，修道是一定的了。妹子究竟有無成功的把握，愚兄實不敢說。但是，但是……」這采和一連說了三四個但是，卻把一張面孔漲得緋紅，兀是說不下去。

月英見此情狀，早已會意，心中不期大恨道：「原來你不但貪圖名利，還有這等色慾心腸。這不更多了一重魔障麼？」見他既說不出口，索性爽爽快快地代他說道：「這有什麼說不出口的，豈不聞男女居室，人之大倫。但此可以語於常人，而不能語於常人以外的仙神。哥哥不曾喝得迷魂湯，大概還記得前生之事。婚姻下場，不過如此。前生之事，幸有仙師垂憐，指點我們，超拔我們。至於今生之事，再不自求上進，一經失足，直到墮入九幽，更沒如許好事的仙人，再來救度我們。哥哥雖是膽大欲重，妹子是無論如何不敢奉陪。總而言之，妹子在世一日，即為感悟哥哥。如至最後一日，哥哥終無可悟之機，妹子也只有自顧前程了。待等修道有成，再和哥哥相見。但怕那時妹子是逍遙世外，獨享清靜長生之樂。哥哥卻已變成駝背鶴顏，萬緣俱寂之人，甚或有了什麼意外的結局，有使妹子不忍言不敢言者。彼時妹子也決不丟了哥哥，獨升仙界。仍非拉住哥哥同行同止不可。然而哥哥所受的魔障既深，修為不易。縱使有成，未必還能站到最高地位。這不白白害得妹子多歷人間數□春秋，枉受許多無謂的塵俗況味。豈非大可以已乎。」

采和聽了，呆著臉，只是不語。月英料他一時未能轉變，也很諒他未嘗世味，當然不易醒悟。因即笑了笑，說道：「哥哥既不能聽我的話，我卻先有一事要求哥哥。就是婚姻之事，妹子只能耽個名兒，若要逼我實踐夫妻之禮，妹子便當即時出門。非至道修成功，哥哥墮劫日深之時，決不相見的了。」采和聽了，仍是一言不發。他那意中，自然很不以為然。

小夫妻倆正在秘密會議之際，忽見家中傭人們紛紛趕來，一見二人，忙喊道：「公子們還不進去。老爺的病□分危險。馬上就要……」說到這個「要」字，早把采和的魂靈嚇出軀殼之外。月英卻把住了他，附耳說了一句。采和點點頭，慌慌張張進宅去了。月英也跟了進去。未知藍文為何一時劇病，卻看下回分解。